

覺  
非  
齋  
文  
集

學非齋文集卷之十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絃校正

記

餘慶堂記

天下之物積則有餘不積則不足是故積粟者食有餘積帛者衣有餘積貨財者用有餘土積則有餘饒水積則有餘波食餘則無飢衣餘則無寒用有餘則不匱土有餘饒則播植茂蓄水有餘波則潤澤溥博數者在人固不可無然必待人而可以致用苟無其人則是數者無情之物固不能自積自餘而自用也然而人百歲之中有疾疢天札之禍雖有是數者之

餘不能保而享之者何哉以善不積無餘慶故也今  
有一人焉食有餘粟衣有餘帛用有餘財求土生物  
有餘利百歲之中疾疫天札之禍不興保而有安享  
之豈其智能技巧也哉積善之餘慶所致也然善之  
為物難積而効是非若他物之易積而易効也是以  
務之者益寡世之人今日獨行一善明日即眩目空  
報少不憚意則仰而呼天責其無知苟非義精仁熟  
明見篤信之君子鮮有不憚而中輟者况常人乎哉  
嗟夫善惡之積天以類應特其定而求之舉無益夫  
盜駟之壽顏子之夭非報施之差天未定耳易曰積  
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殃慶恒對舉而

言之示人之意章甚明可不懼哉聞入蔣氏以餘  
慶名堂有志於為善也予既喻之以積物之易復語  
之以積善之難而終之以天理之可必者告之庶幾  
信之深而行之力也書以為記

齊美堂記

汪主齊直搆堂於株林之陽既成請名於予予曰居  
之有七非直為觀美也至聖將思義焉是故事親者以  
孝名則思有以順乎親奉祭者以敬名則思有以格  
乎祖考務學則以勸勉名自脩則以克治名至於肥  
遯者必以安退之義名之示子孫者必以訓誡之意  
名之名雖不同隨所寓而取義則一也世之務名不  
思義者以孝名其堂或未知所以事親以敬名其堂

或未知所以奉祭祀顏其齋曰勉而學實其禮痛其  
舍曰謹而已矣具放肆汲汲於利之場而自謂之隱  
乎絲質質焉皆下愚而自謂之訓若是之類比比然  
不一是之謂名存實亡不若無名之為愈也不知子  
之名堂於是數者何取焉彥直瞿然斂容曰某之所  
欲異於是前人以儒而遊藝於醫遂得美名于遠近  
自吾高曾以下至吾之祖父皆能紹隆先業不致廢  
墜以及於吾前人之訓有曰毋不學以辱先君子  
以欺世毋冥行以戕生毋乘危以徼利毋矜能以傲  
俗毋自薄而中棄世服斯訓言猶在耳某無似惟恐  
不能成前人之美以忝所訓為是竊有請也子聞而  
喜曰吾於是可得而名于之室矣醫固方技也用心

則仁矣又能以儒術為訓美之大者也子之前人世  
守勿失以至子子漢以前人之訓訓子孫俾繼繼  
繩繩勿替引之傳所謂世濟其美者子獨不能當之  
乎非若世俗有名無實者之比也子之堂以濟美  
名之孰曰不宜彥直再拜謝曰敢不夙夜思不忘先  
生之教請書以為記

梅岡記

予卧病既久杜門謝賓客龍岩令徐君共辰數以書  
來唁予且云其邑有隱君子曰林子真氏今江右憲  
副林公之元年餘七十學行足以表率鄉里平居無  
他嗜好惟酷愛梅因以梅岡自號願有記也夫卉物  
在天地間本無情也愛之者藉之以適其情耳若陶

之菊周之蓮之類或以其獨秀於搖落自拔於洪淖  
顧乃托之以自况而見乎辭千載之下因其所好樂  
而識其趣向者有矣若夫梅之見重於古今騷人韻  
士視他物尤相倍蓰長篇短章極口賦詠多不遇騁  
藻麗之思以樂夫一時之賞心若其孤高清絕之姿  
貞白堅雅之操足以媲德而無愧若獨孤山處士為  
然居西湖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府大中祥符間累辭  
徵辟朝廷賜粟帛褒美加以徽號至今名耀東冊世  
俗言愛梅獨稱處士他人不與也由是知君子玩物  
適情非徒娛耳目之觀蓋將以養性靈而務滋德焉  
子真居是岡之下當巖凝閉塞之時而一望延迤皆  
瑤英瓊樹孤嶼雪霽長空月流開軒遠眺可以見天

世未復之心愛日解返微風迎暄曳杖獨行其間暗  
香跡影可玩可憐婆娑怕偷流動充滿形迹查淨靜  
化畧盡直與浴沂詠歸同一氣象豈區區恆賞心術  
能詞者可比倫哉元公曰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  
愛周子者何入蓋嘆無後繼者至於梅則處士之後  
復見子真浙閩之間後先燕躅梅之於林氏獨柯幸  
歟惜冷有知應亦自慶其遇也予於子真雖未及識  
外而見禮於邑之賢大夫內而式好於顯融之令季  
其為入可知矣憲副公他日請告歸省與邑大夫  
會二三君子試相與徜徉梅岡之下必能領會斯樂  
矣予心應不謂予言為過高也

明讀堂記



君子出於農畊田疇書非兩途也隱則務學以  
本以資身處出而仕則學是以行其道而  
其明是以人人存士君子之行比屋有  
道且旃風俗不違古士惟操節積德  
稼穡之艱難農事知時盛饒負耒耜不  
大陽其施之弊士與詩文勝負棄本逐末  
不能悉下精農則盡農野僻固徇私治於  
是世重有莊安貞之徒暇迹山林中朝出暮  
歸詩書人書紳事俯育既裕既安使貧身者不  
而始心養性又能用力於內是蓋古人中所僅有  
而今人所未真者吾於吾邑得汪志達焉

國公華之後實為著姓由越國以下仕而顯歟者代  
有其人志達世業饒乃祖德雲先生以經術教授鄉  
里志達成厥家訓長益脩治端靜詳雅蔚然而文隱  
居金溪之上尚畚數畝春而播植秋而穫焉豆籩粢  
菘之供旨甘賓客之奉可以取給而不匱家有祖父  
書朝益暮習勵志弗懈而義理日明智識日長俯仰  
天地固無有愧作奚求於人何待於外視世之不耕  
而粟肉不學而居位徜徉華途以饗富貴者幾何迺  
慨哉所居之室頌曰耕讀問因其友方君廷魯徵予  
序之君昔董邵南唐貞元間遷居安豐以耕讀為業  
君嘗之既贈之以文復為詩以頌其美至今蓋  
君之名烜赫宇宙無不識之君志達視董生未見

方安得成名如韓子者  
是邵翁哉志達勉之  
以歌曰朝也耕兮原田  
以耕以耘兮以耘時雨  
穀兮文理密宥優柔緝  
考歲功有秋氣質變化  
與博

定軒記

天下之事必先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不知而欲求之  
汲汲焉遑遑焉吾未見其能也征人役萬里之途晨  
而戒行晡而正舍川焉而航陸焉而車大麓橫其前  
絕壑亘其後而疑沮畏懼之心不生何哉有定向也

君子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自外至者舉無動其中  
故達而不肆窮而不怨而其自得而自樂者雖萬鍾  
千兩自不足以易之何哉有定志也小人昧乎進退  
存亡之道得志則洋洋然自矜不得志則戚戚然易  
以生志傍徨於形勢之途而不知止如迷津之人適  
廣陸涉大川觸途冥行不知其鄉欲求其無什車排  
楫之患其何能哉華亭趙君彥同宋宗室也居松江  
之上退然不慕榮利日課僮奴深耕易耨以養其親  
暇則誦詩讀書置器然樂其志其先君子嘗曰吾兒  
外有定居內有定志殆不可奪也或勸之仕彥同曰  
吾豈薄居榮哉第人爵外物尔天爵則吾固有也固  
有者吾不敢棄外物吾豈幸求哉吾每慮世之人弃

其固有者而惟外之求僥倖得之而自喪其良責故  
吾決去而弗為也吾豈薄世榮哉益自放於山水間  
營一室為宴休之所自圖書之外無長物焉其季彦  
如因其先君之言名之曰定軒而為之記彦如復俾  
予言噫予何敢言予方竊祿苟仕進無補於時退不  
敢肆志枉桡然未安其居視彦同之趣正不可同日  
語尚何言耶雖然因人之定而求己之未定彦同固  
予師也乃為記其後用以自勉亦以勉人之未定者

臨清堂記

常山東下十里許南望諸山自霄漢間迢遞而下  
于太溪復纒溪達行三五里為谷溪源自睦歙界中  
來迅激行二百餘里至是滙于平川汪洋瀉瀟浩若

三漫谷口數折鱗次級登中忽與衍巨水才華餘密  
地藹天水趙君卜居其中因地勢之高下構為樓榭  
室廡若干楹簷牙角先棟巖巖野林樾間儼然如畫每陽  
鳥初升東曦冉冉射射川谷雲光水影晃盪攝席風  
鳴樹間與灘聲雜響成韻秋宵負絕華月正中光涵  
潏碧萬象在下凭高豁眸遠見豪末若身在水壺玉  
鑑中思欲蟬蛻汚濁而凌厲埃溘也九夏炎燠氣鬱  
不舒仰見喬木障日去地益遠風行水上渙然成文  
懋茂濯清商歌激越不知暑氣之襲入隆冬雪霽六  
合一色烟颿漁艇出入浦漁鷗息自集皓鶴時下極  
目無際清興橫發不知寒氣之逼人是堂之景得其  
清於晝夜寒暑之間者每若是因顏曰臨清而來求

記夫天地至清之氣，縈籠乎宇宙之間，流動充滿，無時以息。人得之為聰明才智，物得之為山川水木之精華。然在大者全而通在物者偏，而塞故人有知而物無情，謂之臨清必將以吾有知之清而領會，被無情之清坐撫而有之。若臨民然可也。是故登斯堂，臨斯清，豁然而契化機，悠然而暢性靈，澹然而忘寵辱。朝斯夕斯，心融乎景象，神交乎品物，不知孰為有知之我，孰為無情之彼。渾然為一而樂亦無窮焉。趙君於是堂之清臨之，熟矣。曾於是而有得，歟。他日舟過其不試一登焉，尚有以扣其門，蓋君字某，宋室之賢。恬澹樂善，儀刑于家。其子某，亦從事介然樹，庶幾弗自同流輩。上官亟稱之為良掾，蓋將不負名堂。

義云

遊卧雲亭記

碧霞洞天中有道士邀予遊其居登卧雲之亭燕坐  
良久外想不入內景瑩如見雲勃勃從洞口入拏松  
關越危構左紆脩町右出仙壇之後紛紛郁郁至于  
亭下兩扉弗為八窓洞豁綳綳紛紛頊而禁亭之  
几案簞席皆雲也予與道士就而休焉蠶黽藉之毛  
其温也膚寸者梳之玉其潤也綳爛綺麗若余之華  
熹微䟽盪若帝之張迹而峙焉為屏為障遼而繚焉  
為垣為堵道士與予暢然而舒頽然而寐漠然入乎  
杳冥沛然浩茫神遊而天行至清都而息焉有仙一  
人星冠切雲霞縹緲璫璫姬靈童叩鈇後先揖予登



然之其堂予于海麓之房簷以瑠璃茹以玉芝麟  
脯薦羞石髓備饌歌雲和之曲其詞曰雲卧兮舒遲  
涉雲兮遨嬉雲液兮漱雲腴逝道遙兮雲中居倚  
鸞笙而和之間以神絃之清冷冲融恬愉既醉既樂  
予離席而頰舉解載醉吞以雲中之歌歌曰澹容容  
兮去來無心聚散奄忽兮孰究古今以幻寓兮聊  
假予兮枕衾歌竟仙人顧予驟然而笑予稽顙載拜  
受賜忽雙鶴交鳴過亭下遂驚寤起視道士方咻吟  
卧雲窩最深屢泳于無何有之鄉上下乎希夷洪濛  
之境猶未止也層榻積纒尚足以喻其適哉時禿老  
穎絳玄弘農弘侍予左右三子者趣予作記書亭壁  
上不俟與道士別竟去

省齋記

齋以省名嚴於自治也君子學以求道自治嚴可以入道矣仲尼之門若顏子若曾子若子思孟軻氏皆相傳聖人之道者也其曰克己復禮曰三省吾身曰戒慎恐懼反身而誠之類不過欲人自治以求砥於道也人之有生理一而氣殊天理人欲雜於方寸間上焉者不可尚矣中才以下苟非用力於自治習賢焉莫知所之則亦無所不至矣君子修於身無害守民社之寄猶如是況有官守民社之寄者哉夫今牧蕩家上之所承下之所守者夫其道上之人則曰奚事我罔奉下之人則曰奚事我匪仁有官守民社之寄者可其可不自治乎淮南夏侯受知者

薦來令開化號浙東劇邑侯下車之初則盡剗  
革廢之政與民為受新令初下黠者極於效習之  
利皆恣以嚙臧行效月弗懈則又思後隙而稽之侯  
自信益以久期年人皆靡然而從今則倉然樂以趨  
矣用是置縣上官畏於胥徒懷於民服於強弗率見  
痛禁廢士大夫而頌於遠近行路之人意有違守民  
社之寄者固不少欲求其無跋扈頽以速疾尤且  
不彊得而致劇邑若侯者不知何術能致是耶私竊  
怪之一日侯公署坐於退休之所看一續書數十  
百卷其卷一蕭然一榻亦稱謂事曰作縣十年公暇  
即休蕭然而處靜則恐之職之未均訟之未平  
事上之未辦取下之不得其情徒令君之祿以不

所生若是內自省者不知其樂因以省齋名之願因  
子之言以發其旨乃知疾能致邑之治蓋嘗用力於  
自治者先自治而後治人聖賢教人之心法也即是  
而求之道在是矣傳曰失請正端反求諸其身其是  
之謂乎矣尚益自治以求効於大

養志堂記

孝子事親養則致其樂苟非其志樂不可致也膳羞  
豐腴服御華飾志不在溫飽弗樂也晨昏定省出入  
扶持志不在燕安弗樂也故養親者惟其心志不惟  
其口體而後樂可致也閭閻小人得一衣一食以衣  
食其親無弗樂者其志然也君子之愛其子也教之  
無不至望之無不周為士欲其賢事君欲其忠一有

未至戚戚然懼貽已之羞口體之奉固弗屑過人子  
養親之志惕然以思晚焉蓋力為士惟賢為臣惟忠  
使親無憂於僇辱有冀於光昭雖無口體之奉其志  
則樂矣吏部郎中官陽趙君之居第以養志名求記  
於予予曰孟子稱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是謂養志趙君仕于朝而親在  
鄉里定省又曠而滌滷弗將其曰養志殆與孟子所  
稱曾子異矣趙君曰是則吾親之志也吾親嘗戒其  
曰清溫之勞鼎食之豐尔雖在側非吾志也事君以  
忠蒞官以敬毋貽親羞尔不在吾側吾志則樂也某  
惟恐不能養吾親之志以致其樂因以名其居庶朝  
夕顧望以自惕若尔予乃嘆曰趙君父子賢乎哉子

以志為養父以志受養視三牲五鼎鼎不足以為當之  
宜其聲績茂著名實允符膺錫命之榮遂畫游之  
願而府君高年邁德被服寵嘉龍文奎畫耀系梓  
趙君以志為養所以致樂於其親者宜無不至矣雖  
然人於富貴當知自足於為善當知自足是惟自足  
故無求足惟自不足故能足趙君勉焉勉日用以老  
昭其親益大且遠而斯堂之名義益不虛矣遂為記

怡樂堂記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之所以與我者信可樂也怡  
於兄弟以樂其父母所以樂天之樂也夫父母愛子  
之心無不至父子樂父母之心而舍其至愛者弟愛  
焉未見其能樂其心也是故怡於兄弟所以樂其父

毋也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正禮其世降俗漓民昧彝則汨利以戕其性溺

愛而忘其親往往仇視同氣以貽憂於父母既不能

樂天之樂而負天之所與者良可惜也尚幸有若鄭

氏之望豈不有足稱哉鄭氏世家謂之上溯自祖父

以來數行義務長厚不為偷薄故父而稱成德壽父

年登七袞夫婦偕老有子五人皆讀書好禮義其友

愛諸婦聽順孫男二十餘人之秀而蘭也

古曰諸子率婦孫奉觴上壽旨酒既陳嘉敬既登承

聲和氣藹然戶庭之間可謂能樂天之樂而無負天

之所與者矣夫天之所與者在天而樂天之樂者在

人在天者非人所能而在人者非天所能也天能與

人只可樂之事而不能使人樂其樂人能樂天之樂而不能必得天之所與者是皆不得而樂也天能與之人能樂之若鄭氏之怡樂斯樂矣予亦樂而為之記焉

愛敬堂記

建安余君景章名其居室之堂曰愛敬比東京師求予記夫愛者仁之施敬者禮之實也仁固無弗愛也而愛莫大於愛親禮固無不敬也而敬莫先於敬兄是故愛親敬兄人道所當先也愛吾親以及人之親愛之推也敬吾兄以及人之兄敬之推也自鄉人而可以至於堯舜之道如斯而已矣愛敬之義大矣哉景章於父母兄弟具在之自能盡夫愛敬之道既渡



之後能不忘乎愛敬之心用以顏其居蚤作而夜思  
身之不脩名之不立懼有貽吾父兄之羞是故愛  
吾之身所以愛吾之親也敬吾之身所以敬吾之親  
也愛人之親與敬人之兄亦所以愛敬吾之身也愛  
敬之道不忘乎吾身則事君為忠臣治民為良吏居  
鄉里為善士無所往而不宜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  
官此之謂也愛敬之義大矣哉矧建安為紫陽夫子  
講道之邦而余氏又邦之著姓景章必有以濡染於  
其父兄師友之教者矣予往年嘗見景章為邑簿廉  
慎豈弟若有得於愛敬之道者名堂之義殆不虛矣

江氏龍慶文圖記

江氏獨之望族也侍御公在宋以沈吳越國黃籍有  
大陰德於東南之民迄宋之世子孫榮顯與組紆  
背項相望歲時拜家慶登丘隴乘軒結駟照耀閭里  
歷元迄今世不乏人予居其鄉生苦晚不及見前輩  
儀刑尚憶少時經遊每遇山木清輝林壑深秀非江  
氏故宅必其上世立墓穹碑邃碣屹然蒼莽間嘗觀  
其頌述多當代名賢其文獻有足徵矣噫名門右族  
世固不必未暇論其遠若姑以吾郡觀之發軔詩書  
起家科第以至陟華踐要榮觀一時者亦豈無之更  
數世後問其子孫頽然不能道梗槩欲求其能守前  
人德業一二十世尚不失墜若江氏者勳矣陰德之  
可以裕後若是其大且遠乎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

晝夜有本者如是苟為無本其涸可立而待江氏其  
有本者歟雖然前者積之後者益之前者基之後者  
培之益之則有繼培之則弗替是知前人作之不能  
無望於後之人繼之也農夫有田雖曰沃壤而浸灌  
滋液恒不使其土膏之枯涸則蕃實黼黼而歲歲有  
秋矣彼徒曰吾祖有陰德吾當坐享其報吾何修何  
營哉是猶農夫恃其地之肥饒薈耨弗施糞壤不繼  
愴愴然坐待餘澤之竭欲望後來者之有獲難矣哉  
若江氏者昔人積之以遺其子孫而子孫受之今之  
繼昔人者又積之而子孫受之後來繼今者又積之  
而子孫受之其積日厚其澤日新豈但十世二十世  
而已哉雖百世可望也是圖於家譜之外擴其登科

第八仕版者名曰襲慶而不仕者弗與焉蓋亦獎勵之道也裔孫振續修之既成徵予為記予既大其前人之能積又多其後人之能益記以勗其將來也振由鄉貢進士為儒官急義若濬利無有顧忌益而積之而新之不在茲人與

鰲峯書室記

高生廷玉室於鰲峯之下聚書而學焉徵予記太史公謂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之經傳聖賢所以載道者也其義理昭如日星其用切於人如叔粟布帛儒者習而通之貴乎體驗於身心以見諸行事不徒誦說而已也治道具於書古古消長之理決於易詩為情性之文防而禮樂春秋所以定民志宣人和斷是



則於讀聖賢書不為空言而儒之名斯不負矣考專  
以傳聞強記為能雕績組織為工而已之行與之岐  
而二焉亦何益之有廷至勉之于與而翁有積案之  
舊故於言也不以頌而以規至若齧峰山水之秀畫  
室圖史之華之見于外者未暇詳焉

愛雲軒記

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化或舍甘棠之下後人  
相戒勿剪伐其樹形之詠歌夫子芟詩定為二南正  
風學者稱頌至于今不棄南國之人夫豈以此甘棠  
為可愛哉蓋召公不可得而見見甘棠猶見公也夫  
以方伯之賢施一時之惠而人之愛之尚及其所舍  
之樹况生身之恩罔極如天者乎如之何弗思而愛

之也唐狄梁公為并州法曹時登太行山見白雲孤  
飛慶立馬顧從者曰吾親舍其下悵望久之不忍去  
梁公於雲初何容心哉徒以親舍其下思其親不可  
得而見見雲如見親也是梁公愛雲之心與南國之  
人愛甘棠者同一機也淮南熊友請於予曰友居羅  
山之息峯二親耆年幸無恙有昆弟可以奉甘旨友  
方服勞王事於晨昏定省固未暇而心實不能  
忘因竊取古人恐親之義名其所寓之軒曰愛雲願  
有記也夫人子之於親所當愛者豈惟雲哉若雲其  
疏遠者爾故語其近也有親之器服弗敢御者焉有  
親之嗜好弗忍食者焉又其近也父母之輝子若庶  
子庶孫甚愛之必敬之終身焉又其近也

子愛之必愈於己之子焉而猶未也及其近也至於  
吾之身父母之遺體也其愛之猶加謹焉入子之於  
親能舉其所愛者而愛之所以愛親也豈惟雲哉  
若雲疏遠者尔友以愛雲名軒是於其疏遠者尚能  
愛之况其近者乎固無所不愛矣雖然天下之事必  
有其實則名隨之以彰南國之人愛召公有其實故  
甘棠之詩垂之經訓狄梁公愛親有其實故望雲之  
事載在信史亦尚益懋其愛雲之實使顯揚有必致  
之榮今名垂無窮之譽則狄梁公之事我亦可學蓋  
子曰有為者亦若是不為過矣

其慶堂記

錢塘江南佳麗地也有湖山之勝魚鹽之利舟車所



聚商賈雜還四方奇貨水陸之珍咸於是焉居謝君  
處城闔亢爽而家又殷富二親甫中壽康強怡穆兄  
弟四人皆克樹立君始以庠序之英獲雋鄉闈登名  
胄子復以行能膺薦赴行在授秩正七品歷事繕工  
行將大用間以所居之堂名曰具慶請予為記予惟  
天倫之樂莫大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蓋人之深願  
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豈不大可樂哉古之人有舜者  
大聖人也不幸二親頑嚚弟傲不近人情舜為不順  
於親如窮人無所歸雖有天下不足以解憂古之人  
有乎路者大賢人也貧賤猶養其親嘗食藜藿藜藿  
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諸侯間從車百乘食粟  
萬鍾而親未逮彼大聖大賢於其親非不欲承歡愉

於勝下盡甘脆於生前以盡夫天倫之樂然而親存  
而不得致其樂觀沒而不得享其樂皆抱戚終身而  
遺恨無窮由是觀之天下之棄由於天而非人力所  
能致者雖聖賢不能必況常人乎夫以聖賢不能必  
而我幸得之豈我之智力有以過之哉蓋天之所錫  
而命之所遭也固當忻踴鼓舞以自賀其希賜謝氏  
名堂之義豈謂是乎夫世之父母俱存者人固不以  
一不幸而失愛如舜坐空乏如子路者是皆不得為  
具慶若謝氏處佳麗之地有魚鹽之富擅湖山之勝  
享水陸之珍一門之內父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益乎若春陽之熙熙計其於溫清定省之類百計  
備隨之奉蓋無所不宜而無所不有也謂之具慶斯

可矣雖然聖人人倫之至也不可尚矣哉雖讓大事  
之變而能盡天理之極是以大孝終身而令名無窮  
焉謝君生當國家全盛時方且富於春風而又育  
其慶之樂益務進脩其德業以底于遠大釋父母死  
弟顯祭於生存光昭於不巳財產填之疏不置斯堂  
矣記以勗其成也

貞節堂記

信之上饒有著姓曰周氏周氏有為進士者曰賢賢  
有母郭氏年二十九而喪其良人賢兄弟三人皆在  
髮稚郭氏拊諸兒背泣曰汝上世衣纓之曹汝父抱  
有用之才思欲振起其門戶以光昭前人未及有所  
施天遽歿之吾所以忍死未亡者以有尔耳弟在也

善得畢吾軀以育汝兄弟有威庶幾他日得以下見  
汝父于地下汝兄弟念是當舍孩稚心以就規矩則  
幸矣遂屏六沐躬績紡事課僮媵服勤耕織仲事嫺  
高毅然自持三族視以則劬賢兄弟甫長延明師教  
之凡賞觀之禮視族之完盛者殆或過之如此二十  
餘歲賢兄弟克自樹立娶婦生孫而家用益裕母之  
勸力康強未衰嘉和時吉日率婦孫羅拜進壽以謝以  
嬉怡怡如也永樂戊戌賢由郡庠生第進士後三年  
詔遷天官授胙城令其奉親之愷表曰貞節徵徐作  
記予嘗讀古今列女傳每慨貞節之婦一不幸生不  
辰雖義伏斧鑕以自殞者何限有若周氏母早丁多  
難而饑食子孫之無者什無二三焉况當國家休明

進運存子發身科第以取美官進進自又期于遠大  
推恩錫封歷指可期非惟使母氏之懿行益以著白  
而先人亦光昭九原矣賢其勉乎哉賢字進賢其先  
君子博學而文嘗自著靈峯稿若干卷藏于家云

覺非齋文集卷之十

知非齋文集卷之十一

白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

記

忠愛堂記

毗陵鄒君某舉茂才于鄉為備之常山薄燕惠之齋  
藩于隣邑予家去常山不二舍曩得告歸鄉里聞君  
名深慕悅之往來脩問未及識也此還亦始背會  
子旅寓貌專而氣平志靜而詞簡又信而勇聞而慕  
悅者非虛矣亡何持其先世遺經先生傳示予微題  
亟讀之又喜仁者之有後益賢君之能無不表祖也  
聞故謂子曰某幸承前人餘慶有善習焉守而不失

內外兩給格而弗價且復時時錫爵散符  
榮組殿以佐民社思惟殫盡心力以求報稱  
勝尚敢望外分寸厲民以自養貽宗親羞乎  
之堂頌曰忠愛示不忘君親先生尚存以發  
予於是又知君之志於仁義者也夫君親人之  
也仁義理之大本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所以不後不遺者忠愛  
已矣忠發乎義而愛本乎仁也君子由義以盡  
天下之事宜無不忠而莫先乎君居仁以存心  
下之物宜無不愛而莫大乎親忠愛之道施之  
親其仁義之光務乎鄰君其達夫是道者誠心  
存於

忠愛而不忘乎君親由是推之以治民及物何

往而不忠愛哉吾儒言仁義其所以施存先後緩急  
之序者如是而已嗟夫道鄉先生以仁義道德之學  
特立獨行危言讜論行人所不能行事君親足以及  
無媿然則忠孝而不忘乎君親者君之家法也尚勉  
之哉詩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其是之謂乎因書以  
為記

徐氏友愛堂記

友愛者何焉於兄弟也焉於兄弟所以順乎其親也  
焉於兄弟以順乎親孝弟之行也人之行莫大於孝  
弟行之本皆先乎孝弟堯舜之道如此而已民之墮  
乎言萬語於人心自茲始行仁義者舍是而求他務  
焉失其序矣惡乎尚故孟軻氏以事親從兄為一者



之實諒矣哉我之所自出者父母也同我之所自出  
於父母者兄弟也愛之無所不至者父母於我與我  
之兄弟也人子得一衣一食必思以衣食父母之口  
體知順乎親矣乃於其至愛者反而仇焉非感歟盍  
亦觀諸孩提之童乎煦煦焉咻咻焉同育于父母無  
不友且愛也朝出而嬉嬉暮入而依依無不親且順  
也暨長而室焉則疏矣室而子焉則又疏矣骨肉之  
恩日鏢於節量傷我之怨構成於漸漬向之友愛而  
親順者奄不知其變為胡越也悲夫然而世之君子  
固有射車牛而無惟問頌愛子而戒勿哭者矣彼獨  
何心哉亦惟仁義之理明孝弟之行篤而友愛親順  
之情不失其孩提之性是以踈薄之言無間而入而

式好水數矣是固可為天下後世居兄弟者之至善  
法程也吾鄉徐崇善氏孝奉二親親致辦二弟薦於  
愛既各為婚媾有子矣而其愛不衰諸婦亦相親順  
一庭之內無間言也乃頌其所居之堂曰友愛比游  
京師與予連舍亟請於予曰某嘗不料欲以父母之  
心為心使兄弟子姪永永則勃然未敢必其能與否  
也願先生有以發其義將歸而揭之堂之中俾長幼  
朝夕視而省焉庶幾各自敦勉以克有終用將不負  
區區之初心先生之賜也予甚嘉之乃為陳說仁義  
孝弟之行於天性時者亡焉養者存焉如此以復  
之崇善勉乎哉鄉人必有聞其風而興起者矣不獨  
成一家之政而已也是為記

揖秀軒記

清淑之氣扶輿於兩間者皆秀也而人物得以當之  
是故秀于天為日星雲漢秀于地為山川河海秀于  
昆蟲草木為象犀珠貝為良材美卉秀于土石為黃  
金白璧琬玩奇怪紛錯瑣細不可悉舉惟人也最靈  
於物其所得之秀視物之秀無有偏塞而正且通焉  
故能於天地山川昆蟲草木所得之秀皆揖而取之  
以資吾心之秀是故揖於天之秀則資其高明揖於  
地之秀則資其雄峙揖於昆蟲草木土石之秀則資  
其貞固而溫潤貴重而瑰奇者矣揖天地萬物之秀  
以資於吾心使其胸次悠然直與造化相為流通而  
物我無間是銷浴沂詠歸之氣象風來月到之意味

復有外於此哉。構亭于王生信結屋於秀水之上以揖  
秀名其軒方將擷藝苑之菁華激文園之芳潤以成  
其學也。以延翁方與予同官亟來請記予謂是軒遠  
瞰震澤纒線長江東眺鍾山西瞻天目腴田萬頃一  
目千里其山川水石之秀有不待言者予懼其騫於  
外而遺其內以離夫道也故以揖天地萬物之秀而  
可以至於聖賢之域者告之非好為高論也蓋將勗  
其不離夫道焉耳信字本忠敏而好學其容粹然以  
溫又王氏家庭之秀也

椿萱堂記

椿萱堂者會稽鄭庸奉親之室也庸昆弟七人皆穎  
秀好學孳孳服庭訓以善自治相率為敦睦之行一

庭之內無間言也。二親甫及中壽強壯而康樂兄弟  
旦晡溫顏色嘉時吉日率婦子奉觴上壽柔聲和氣  
益于面背郡人為之興嘆鄉先生樂其具慶也願以  
今名來請記茲子謂大椿萬六千年為一春秋蓋寓  
言也後人欲親之壽乃以之况父詩曰焉得諉草言  
樹之背背北堂也萱草能忘憂而北堂又奉母之所  
故以之况母世人因而指父母為椿萱者義蓋如此  
夫人子之於親凡可以盡心者無所不用其極然不  
過欲親之壽且樂也若夫冰雪存至萬不搖落而一  
株之不老者乃如此春日載陽百物敷暢其孺然而  
欣榮者又如彼吾見吾親老而不衰樂而忘憂與二  
物者相看於遲暮之日愈久而不厭則吾心安焉吾

志得焉所以歡欣之深既願之至者又當何如耶此  
鄭氏所以名其堂也雖然孟子謂父母俱存兄弟無  
故為一樂蓋以是樂出於天非人力所能致若夫脩  
己慎行以不辱其親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此則人子  
自當勉焉而盡力者也鄭氏兄弟得之於天者既備  
矣而盡力於己者尚益勉之庸寧庭賢弟正方為邑  
庠生有才名顯揚可待也

進德齋記

姑蘇李鑑元振名其脩息之所曰進德齋予嘉其志  
於道也為之記曰德之為義大矣哉載諸六經者即  
目之多釋之群賢者議論之博未易畢究也然約而  
會之不出乎吾心韓子曰足於己無待於外朱子曰

行道有得於心其體要盡於此矣夫抵言德者善美  
純懿正大高明之稱也蓋帝之降衷天之良貴所性  
而有不以智愚而有異也衆人汨於欲棄而不治乃  
始異尔是故齋者果能奮然用力以求之斯得之矣  
子之名齋殆以此歟鷄鳴而起日入而息一日之間  
事至物來有以應之舉無悖於理則必快然足於已  
而得於心必有不至必歉然而不安今日勉勉焉必  
求其若是明日勉勉焉必求其若是積日之久以至  
於月積月之久以至於歲久久成熱則於日用之間  
但寬裕然有餘而不見其歉也斯進德之處矣聖賢  
教人自鄉人可以至於堯舜之道不過如是而已矣若  
曰道德之事吾豈敢望則名實異矣雖有文將焉用之

味類雜記

食以養德名言也而古之聖賢以飲食為切要用功  
自漢魏以來子補志學書內外篇人道備矣而終之  
以養德之言一旨豈無意哉蓋人資飲食以生一特  
不與口之於味也其嗜好無窮焉苟不以澹  
約為之居位者必至乎令具而敗居窮者必至乎盜而  
盜此聖賢垂訓所以懼而為之防也揚旭彥升衢江  
陽之大族永樂中以富民之秀彥子鄉居京師十餘  
年歷試夏冬官皆有能名宣德中授閩之將樂令由  
將樂改餘干兩邑之民樂其平恕而怨讟不興近以  
政績趣行在過予言曰某於官署有求食之軒扁曰  
味菜願有記也予瞿然駭曰士于平日讀書辛勤十



年朝齋暮鹽一旦釋褐得美官能以甘肥輕暖變其初服者幾人彥升坐於膏梁乃知味菜其志不小子嘗好與居官者言凡儉之與廉侈之與貪實相與本潔而被禁也故廉必由於儉而貪必生於侈反是而能奢者無之彥斗海且由公署退食於是軒飯一盂蔬一盤不過葡萄菹葵蕈作時雨切出摘而薦之茹毛而咀嚼之甘鮮脆滑雖有金齋玉鱸曾不足以當吾之適口謂之味菜名符其實矣若乃嘉時吉日到羊推牛殫水陸之珍羞極陰炙之滋味而猶歎然以為不足謂之味菜實負其名矣彥升既知食菜之有味必能擇而處之矣勉之以往百事可做於一邑之政

何有矣他日聞其詳尚當為若擊節嘆賞

汝州譙樓記

汝有內外城州治舊居內城之中城之南門有樓曰  
汝陽以汝水在其南故名元末俱燬于兵國初州  
治遷于內城外之東南乃即汝陽樓之故址草創為  
譙門植木覆苑不庇風雨歲久屋壞鐘仆宣德正統  
之交守貳恇恭以勤化理二三年間發帑墜卒政通  
人和乃謀撤而新之鳩工庀材作于農隙因其址甃  
而崇之建樓于有二楹中穹旁設如翼斯飛週以闌  
楮塗以黝堊質而不華楹而不陋堅固雅特禁火而  
無震凌咸頌攻石以紀厥成古者國都之制無小大  
皆有譙門以居鐘鼓所以嚴朝暮之警壯都邑之觀  
而起下民之瞻敬也故善為政者未嘗緩而後之然

南門中丘經以不特示識并餘靈蕪賦以踰度誌風  
作不瀉農成不過制得中正也迷之以示來者實宜  
知州事嘉文沈度實同知州事三滯葉侯嵩首發跡  
儒門以文學行義相推讓將用之以化民成俗卒一  
事而知其餘也矣

寶善堂記

物在天地間雖有貴賤清濁之不同然隨人趣向之  
所好皆可以為寶是故金生於水玉出於石而富貴  
者寶之禾黍菽麥生於野而田夫老農寶之一有寶生  
於土產之宜而商人寶之法書名畫商鼎周彝彝出於  
古而耽古玩好者寶之煙霞泉石出於山林之奇勝  
而隱逸者寶之當其趣向之所癖殆不可以此而易

彼也。請有一物焉。根於吾心。非形聲可求。非智巧可  
得。擴而充之。無物不有。斂而藏之。斯然不動。鷄鳴而  
起。孳孳乎正焉。寶之則心廣體胖。醉而益。皆積之。多則天  
降百祥。子孫有餘慶。富貴者寶之。則金玉長於已有。  
老農寶之。則歲歲有秋。商賈寶之。則有利而無害。好  
古者寶之。則不喪志。隱逸者寶之。則無滯疾。然則足  
物也可以貴。衆寶而長存。亘古今而不壞者也。其在  
曰善哉。之新昌有隱君子曰俞君。用貞孝友宜于家。  
特陸順于鄉。非義不取。非禮勿動。正言諫論。入服而  
信之。善人也。所居之堂。顏曰寶善。蓋有取於楚書之  
語也。介其姻友秋官尚書郎章君以達。徵予記。予聞  
用貞家富而不積。金玉有腹。用而不止。月聚。斂有商賈。

之利而不殖，莫居奇玩之器而不斲，好擅淫霞泉石之勝而無節，癖何哉？寶善故也。噫！人鮮知善之為寶，則衆物之可寶者不寶而自至，不此之望而徒知彼之為寶，烏能長有哉？用貝之貴過人遠矣。

忠孝堂記

士大夫亭館臺榭莫不有，為大率多即其溪山泉石之勝，雲煙水木之華，以陶寫性靈，娛悅耳目，詞人韻士又從而揄揚贊美，極其意高之所適，流迺光景而忘戒心。予竊謂是焉，若夫為厚倫品，重崇名教，表而揭之，俾朝夕於是以存諸心身而訓于子孫，視彼適情於景物者，異日語矣。夫人受中天地間，恩至深者，莫大於君親，為人臣為人子，思脩其職，以報萬一，忘

一孝而已蓋君親者倫品之首而忠孝者名教之綱也惟於是而不忘乎心舉天下之事無有大於此者矣謝君廷珪臨海之宦族由太學擢守汾州在州三年克舉其官民甚宜之考績采京師以親老引疾天官辭之廷珪曰食君祿不能事其事而又妨賢路忠者弗為也知親年不能遂終養而猶縻好爵孝者弗忍也聖朝方以忠孝致理若俾擢初戚得分願則位育裁成之功胥至矣執政乃許為上請命陛下慰而南還過予曰君親之恩罔極無以報為也第歸以忠孝二字揭于正寢之中堂朝夕以事加額祝聖壽萬年吾親百歲冰育於春風在日之華而莫知帝力教子孫咸知此義以毋忘大慈如斯而已矣

敢請記子聞天台赤城奇麗甲天下好事者恒以不  
得一觀為恨想其林壑煙霞之勝必有莫極名狀者  
其柱一無所取而獨惓惓於是思不忘於心目垂訓  
於子孫則其於本末輕重之間取舍審矣予之記非  
以誇美也蓋將敦本焉爾尚勉之哉

經會堂記

世之為人父者無不知愛其子然皆奪於恩而昧義  
是以姑息之心勝而義方之訓或寡矣且夫厚田間  
積帑積以為子孫計奉身非不侈也無禮義之防則  
驕心生而衆怨日萃不由是而慎事者幾希豈有之  
曰遺之以金不如教之以經亦謂驕不可長忘不可  
卒而禮義之防不可無也清河張時中氏居三衢闕

子生曰子言美實然家素饒於財諸子皆好營買賣  
術等時中曰是非所以爲教也乃賣金買書貯之於  
家曰使諸子肄焉既而後遣其季子入郡庠克弟子  
員乃遠刮摩騎習博行高儒雅彬彬爲士人矣永樂三年  
秋特中采 京師謁于翰林謁曰某不敏幼失所怙  
素不服家庭之訓今欲俾吾兒聞禮義之教先生幸  
賜之言歸將揭諸讀書之室以爲之勸是先生之教  
也予聞韓昌黎遺其子符讀書城南作詩送之歷陳  
爲人自幼至長孝不孝之得喪有曰文章豈不貴經  
訓乃苗裔公豈不知愛其子哉直所愛異於人耳况  
良田廣宅華衣旨食時中素所有也其貽厥之謀不  
以此而以彼其志可知矣請名其堂曰經畬可乎時



中曰善遂記而歸之

慈訓堂記

四明王銓年未弱冠喪其父母某氏有賢行雖甚愛銓教之必以其道銓佩服毋訓所行無踰禮今以文孝為冬官祿猶兢兢然惟恐忘毋之教乃頌其堂曰慈訓間求予言以發其義人之有子不患不能愛而患不能教不患不能教而患教之不以其道世俗之人廣菑畲之產豐祭藏之積以遺其子孫斯愛矣而無以教之故財積而怨生其愛為禍以富貴利祿盡其志以文藝考其成功以偷巧辨諛誇其能不可謂無教也幸而有得恒性鑿矣故其教為賊愛而能教教而不失其道斯可以為訓矣丈夫子為人父尚多

息也婦人乎世之賢母能以道訓其子至於成豈  
不有足稱哉是故有斷機從舍截髮留客者以富貴  
為不祥而戒之少受利識豪傑於側微而俾之納交  
者又有見獄訟多平反則喜聽決事不明則怒不食  
者數婦人之賢焉文夫子愛其子而教教之又得其  
道故能顯名當時亦聞長世今銓母之教銓果無愧  
於古之所謂賢母者歟無愧乎古之人哉亦當以  
古人有持期無負乎母之訓斯可矣古之人所以去  
過今之人者無他焉為志而已矣今人動則曰我為  
多事也最孝古人之教所以愈遠而不及也嗚呼  
嗚呼

思養

又子之於親不念其不可及而盡力其可及以真不  
可及也而念其不可及也而不盡力焉  
非孝也於其可及也而不盡力焉  
非孝也  
不念其不可及而盡力於其可及可不  
謂之孝乎蓋父母俱存天倫之至樂然不幸而不  
得具養寧不感德焉於其不可及而勉勉焉於其可  
及者乎是蓋天理不篤而厚者矣秋官郎中天官王  
君言其宗之從父曰與信與緝者並教孝友父亡而  
毋存其於事亡也因其不可及而不忘焉則音容笑  
語常存於聲氣之間休惕悽愴每興於霜露之節風  
木之恨有若無窮焉其於事存也因其可及而盡力  
焉則寒暄青溫哺食定省適脆甘醴暖於口體樂下  
氣怡聲於心志愛凡之情自不能已焉非孔子所謂

死事者思生事盡力者歟居之室廟曰思養其意蓋以思父養母而名也卽中君求子文發其義以記之予謂思出於心而養屬諸事心為主而事為役也况天下之事孰有必於事親而可以不思乎是故葬宗不思則不知其陷於悖禮能養不思則不知其流為不敬事亡事存吾心固不可以一日而不思也然則思又養之本歟人子事親心不忘乎思則身無不脩而親無不顯矣二子勉之傳曰思事親不可以不脩身此之謂也因書以為記

朝川圖記

唐三石丞以詩畫蓋名一世與李杜高岑同時頡頏其詩和齊典雅往往為諸公所推讓至於畫尤為入

神今其真跡世鮮罕見而關中石本尚舊盛傳人間  
可見其為世所寶重嘗有別業界終南藍田之間曰  
輞川所謂款湖柳浪菜蕘岸羊鹿隱者名勝非一每  
與裴迪輩講集編詠以為樂間嘗寫其景物之勝悉  
圖留傳於世久矣昔秦少游嘗卧病數月高符仲獨  
持是圖過之云閱此可愈疾少游展卷喜甚恍若與  
摩詰同遊是川而覽其勝經宿疾盡去東坡亦謂摩  
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蓋幾於入妙通神矣會稽  
宋茂英家藏真蹟一卷長可數尋其縑素古甚類歷  
數百年者觀其寫景狀物極亭臺竹樹之勝窮烟雲  
水石之奇懸密慶豪華不爽空闊處一目無盡意態  
兼融情景俱到中間奧衍幽絕之境層見疊出若所

謂歌湖柳浪者殆不能歷指而得識也謂必出於當時親筆固未敢知然決非近世庸淺者所能到或云朱僧鉅然善臨王右丞畫往往逼真今祕府多珍賞其筆信出於鉅然亦豈易得哉予不能畫頗知領會其趣每一披玩不覺神魂飛越若身歷其地而目接其景庶幾與坡翁大虛所得者異世而符矣摩詰不幸罹天寶之亂不能引決清議以是少之後卒以賦疑碧池詩不忘本朝殺宥高情絕藝曠視千古又烏可輕議為戎茂英寶之千金莫驕也

坦齋記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關闌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息樂乎平易也先

法幸有以教之乎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  
克也豈世方以奇異為高競魂為安好怪作而深  
深險乎平易為不足為故弟由邪胡不率天下之所  
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甲首  
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巨艦  
中下風濤不驚神氣和慶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  
乎平易故能坦然也不天攀危逐履巉岩臨萬仞之  
壑洋百折之瀾未有不神禪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為  
能坦然哉君子察夫是理恆置心於平易之地舍躁  
而趨靜遵分以循理又則心廣體胖得無適而不坦  
坦矣是故夫易有履道之象聖人有蕩蕩之稱皆所  
謂善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舟車之

僕未暇遠觀焉試以目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曰通  
八達之衢也鷄鳴而起貴賤紛沓驚利達者躡攀於  
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忻  
者咲戚者悲怒者搏強者欲詭欺擲榆骨稽突梯子  
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僕於  
是乃求喧中之寂掩戶以息香一縷書數寸卷或從  
事於佔俾鉛槧資之以為養此外殆無營焉願因先  
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  
可也於是率几布席巨羞觴醕樂予於齋內獻酢互  
更懽然洽笑為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町畦絕爾多  
岐遵大路兮以遨以嬉棘吾馬芝膏吾車吾與尔同  
歸宗政吳人敏而好李善鍾王楷法為時輩所推讓



繪錦夫鑑皆樂與之游宗政漢如也其自得與其名  
若不相背馳云

萬玉清秋圖記

吳中公素兄子同姓最善者示余萬玉清秋圖一卷  
自識其始末甚詳蓋元時大姓竊氏之別業雲間張  
可綱等也元爽處有宅一區嘉木數十株交蔭庭戶  
引流為清池隄以石甃欄楯園之倅石高出池中如  
怒龍逸驥紅蕖綠蕉與木芙蓉暎映水上龜魚鴛鴦  
之屬出沒菰蒲間宅西鉅竹千挺竹深處累甃為臺  
作亭其上由宅前一徑級而登焉竹下列石為瓦甃  
而竹緣徑莖葉數千百本霜英爛然池南楸柳相亞  
巖巖若金又別有步亭在東林翁詩中名擅蓮勝

主人羽扇綸巾坐宅之前軒雙鶴啄蒼苔往來竹樹  
間甚適竹邊二客從一蒼頤奴抱琴而來主人猶未  
竟也觀其布置灑洒模寫精到儼然清秋氣象夫超  
入神對之胸抱爽然恍若身即其地而目接其景也  
信亦奇矣吳中財賦甲天下胡元盛日豪家貴族習  
為奢僭亭館臺榭遊觀之樂豈獨甯氏哉觀公素  
之自述則甯氏之高誼有足稱者蓋公素大寧雪州  
公與甯氏交素薦雪州沒一子未成童嫖娼無幾甯  
氏鞠成之以文妻焉公素考也及揮去物故  
散感念疇昔不忘寤寐偶得是圖如獲拱璧再披  
閱悽然泣下政公素主歲之先人之志也傳曰父母  
之所愛亦愛之豈直為觀美乎哉

滄洲清趣圖記

越人唐邦直居新昌之滄洲其地有溪山水木之勝  
嘗扁其所居曰滄洲清趣及宦遊于外而心不能忘  
求好事者圖之詩人詠歌焉間請余記余足跡未嘗  
及越上日予嘗詣邦直之居而覽其所謂清趣者將  
何以為言因思予之在二衢控溪之上於湖為上將  
去城郭稍遠無市二喧器之雜車馬往來之競朝夕  
惟以溪山之佳致自適言春波滌蕩煙光吐吞魚鳥  
自閑岸花如笑煦然與吾心同其和夏木陰合戶庭  
無聲清風在林山鳥時時凝然與吾心同其靜秋雨  
洗空遙岑吐月流光在波萬頃澄碧萬然與吾心同  
其清虛雪島初晴萬象一色野渡舟橫鳥飛無迹

然與吾心同其空闊時則接琴理絃操觚賦詩率觴  
酒滿浩歌清嘯悠然自足而人莫予知也其視古人  
浴沂詠歸與風未月到之氣象固未敢同日語然於  
滌歷慮蛻污濁亦不可謂無所得也江南風景大率  
相類想弁直滄洲之上四時之景與余所見者無大  
相遠但不知所領之趣而有得於吾心者同歟異歟  
天下之物凡言趣者意嚮之所極也意嚮之極好而  
樂之有得於心所謂天趣也得其趣於天則吾心無  
往而無此景則亦無往而無此樂所謂無入而不自  
得焉者是也若羨夫鄉山之勝愚之未得則戚戚  
焉反為吾心之累其亦何益之有哉邦直既識其趣  
則其心之所得必有同於予者矣

竟非齋文集卷之十一

寬非齋文集卷之十二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紘校正

記

繼美堂記

繼美堂者何繩其祖武也祖之武於予繩善繼善述也何謂善繼善述前人之訓吾將勉焉前人之行吾將踐焉前人之澤吾將行焉勉則日新踐則有恒行則餘慶日新則光大有恒則悠遠餘慶則多福光大悠遠而又多福非子孫善繼述其祖考之美者乎農有蓄金後人承之而善易之歲歲有秋其穫恒倍菑於人且滋久而地力不竭匪因獨私於是農承而易

之者得其道也開闢之家有歷世彌遠而聲光弥盛  
有不數歲而泯泯無聞天豈薄厚乎哉能繼其美與  
不能者然也由是觀之祖宗光啓於前寧能無待於  
子孫之賢紹述於後哉此董氏名堂之意也按董氏  
淮南望族曰僉緝南宋時以春秋魁多士有顯名曰  
源暉為湖南按察副使多異政曰孟甫曰均實比且積  
李行義承休緝慶而至於彦文以茂才從事受知時  
宰奉以為冬官主事典虞衡司才既通敏濟以果毅  
人司空器之俾綜理四方輸貢營造方物自屬吏以  
下至工技百執事咸與長懷下絕蔽欺公無債滯居  
行輩間去稱藉藉視前人光昭矣猶懼弗克紹述以  
濟先德乃求記其名堂之義以自勗予嘉其志遂記

之曰 簪組班爵榮乎吾身人之美在外者也仁義禮  
智信乎吾心天之美在內者也信能克實其內之天  
美則外之人美不求自至若其外之人而棄其內  
之天雖美弗美也彦文尚勉其內克實其天之美不  
患乎人之美不自至也誠如身斯堂所謂繼美者可  
以光大可以悠遠可以多福若農之善易其田歲歲  
有秋而膏澤不竭俾今世所稱闕閔之家亦遠而聲  
光彌盛者將不倉董氏矣彦文勉乎哉

怡睦堂記

堂以怡睦名忘和也夫和也者天地之順人身之懿  
而戶庭之吉也是故天地和則寒燠弗愆雨暘時若  
而萬物利貞矣人身和則榮衛流通七情守節而五



官從今矣戶庭和則父子兄弟夫婦婦人倫正而家道昌矣先王作樂崇德諧八音以宣天地之和而納民於皇極是故君臣和於上百姓和於下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大哉和乎其三才之至德古今之達道乎人之有父子兄弟夫婦所謂三親也疏而至於九族遠而至於百世本乎三者而已矣然則父子兄弟夫婦吾之至親者也九族百世吾之疏遠者也由至親推之以及於疏遠其分殊其本一也夫何世之人秦越其父子怨仇其兄弟而參商其室家者往往有之是其所謂和者尚不能施於至親况能推之以及於疏遠乎哉所以拂天地之順益人身之懿而危戶庭之昌者皆此類也夫惟如是而

有焉厚倫品之人恩敷於三親惠及於疏遠若所評  
怡睦之堂者君子寧不亟稱而樂道之哉夫怡睦堂  
者予友劉君庭宇居室之名也君少孤克自樹立益  
大其門戶用甲于一邑夫婦年近垂白相待如賓友  
愛二弟老而不衰父子之間恩不弛教義嗣宗族疏  
遠弗遺二子既克裕其業而諸婦皆婉婉聽從君日  
飲醇酎弄諧孫後先踉蹌以嬉視名堂之義可謂無  
負矣間嘗求予記之夫和氣致祥休之徵也是故嘉  
禾芝草徵在天地康寧壽考徵在人身孝子順孫徵  
在戶庭劉氏尚益懋敦三親之和以達於疏遠將見  
孝子順孫輩出林立若嘉禾芝草森然戶庭之間而  
君之夫婦兄弟康寧壽考日以燕喜入將曰何以徵

是又將曰和矣哉劉氏其昌乎是為記

重建華川巨濟浮橋記

開化東下三十里曰華川為一邑總會之地激流迅  
激而深難以舟濟元初里人劉同祖始建浮橋以便  
往來未幾欹壞不治其從弟彥章以邑宰命新之舊  
有田二十五畝至是益以義役田若干釋公勤者一  
入司其歲入為脩造費懷玉鄭先生復初為作記於  
是併田之址畝租入橋之脩廣丈尺官之文移券約  
悉鑿諸石列植于孔阜郵亭經始慮遠周詳明白是  
故終元之世百年之間完如一日今國朝以來劉氏  
子孫無復曩日之盛橋之規制廢墜於前洪武永樂  
之交淮南夏君升蜀郡張君質相繼為令知以是為

政往來憇正郵亭有覽舊刻嘗一再命撤故弊易而  
新之碑不失舊觀遺丙申大水遂無存者當遺之人  
過而不問於是途旅之病涉十有二年矣里人徐君  
應和葉君文定皆以良有司謝病家居見而惻然  
謀於其所親若蘇君士達葉君茂芳輩曰前人之作  
始後人之繼承也今百五十年中間豈無廢而復者  
至是則遂不復以重困於人吾儕之責也乃相與圖  
之適予自京師告歸力贊其事而洪州寺僧者虛方  
堅願力礪苦行以崇濟利因招致之任任其事是入  
歲利真居年出緡錢而羨錢鍛為繩長且百尋於是  
鳩工鬼材造舟為梁不數月而落成會天苦寒官賢  
漕運甚急持舟者屢變自晡達曙人亦不絕咸共卒

羊如鶴曰向無斯橋我等留水壘受痛楚瀕死矣先  
是掌田者利其入以自私因循故弊二令之更新其  
材與備取項里役無籍於田之人以故益蔽賦出實  
且盡舟更水患人以物故田散屬者衆不復知有橋  
至是按舊制悉復之人亦樂輸羨責佃田租約籍示  
官簿諸君以橋又廢而復興田將溼而舟白不可無  
紀述以示于後來微子記予惟橋之不致於終廢者  
以有其田焉田之有益於斯橋者以有其人焉是故  
田不賴於人雖有田而不能致用橋不資於田雖有  
權而不能持久諸公尚慎擇夫公勤之人焉夫公則  
無私勤則不惰無私則財用有餘不惰則舉事無失  
必能保之於未壞防之於未危庶斯田與橋相與茂

又垂濟利於無窮俾後人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焉  
顧不偉歟因書以為記

武餘軒記

君子於天下之事必先有以盡其職而後可及其  
他則緩急之序不失而聖人之教得矣苟不為其所  
當先者而遽從事於其所當後者則失其先後緩急  
之序矣君子奚取焉有若僕君之名軒其知此道乎  
君名源字永泉其先廣德人祖父以軍功拜昭信校  
尉世襲上百戶守金山衛君為人曉勇迅捷於騎射  
劍稍擊刺超越無不輒然閑簡閑之暇游心翰墨善草  
聖寫枯木竹石梅蘭墨雲菊無不精到曉音律間作歌  
詞樂府清麗可誦嘉時吉日借吳中士大夫燕集觴

詠遊眺登覽從容和雅有儒者之氣象人初不知其  
為將家子也今年春以公事來開化僑憩金溪之上  
且數月矣予適邂逅尊俎間接其貌恭而有禮聽其  
言約而有要凡雲間士大夫顯赫朝著者無不諮識  
予深敬之因言曰其所居之旁構軒為脩息之所  
泉石花竹之勝琴書圖史之玩賓從來往於是焉居  
頗其軒曰武餘示不敢荒也前侍郎吾君旣為賦之  
矣願有記也濮君以武弁世其家鎧冑戎稍馳射擊  
刺君之職所當先也行有餘力而後遊心於文藝可  
謂知先後緩急之序矣此君子所以有取焉雖然文  
武相資而為用大矣古之將臣讀書明理義故曰足  
以卹下禮足以詩身智足以料事信足以立威維雅

歌投書橫槩賦詩而士卒樂為之用故能宣力奮勇  
禦侮敵愾用光昭祖父之勳業益隆且大焉豈徒事  
遊藝之末資玩適而已哉傳曰有為者亦若是濮君  
勉之因書以為記

竹溪書舍記

遊息焉無非學也而遊與勝宜息與靜宜遊於勝  
則神明豁然與流為者適息於靜則心境恬然與澹  
泊者極與流動者適則凝滯扶去與澹泊者極則躁  
競不主惟是天理明人欲消日用云為之間不覓小  
人異途而漸入於君子之域矣孰謂遊焉息焉無益  
於學而西遊所息之憂不資於地之勝與景之靜哉  
貢士徐生為予言遂安有隱者曰周汝器氏所居擅



溪山之美激流一碧索抱如練脩篁萬柱交蔭四周  
乃精藏書之所題曰竹溪書舍朝夕於是遊焉息  
焉遠近士大夫至則賓之於是遊焉息焉又令其  
子弟從之於是遊焉息焉風恬日舒源源其遊也  
娟娟其峙也晝夜不舍而四時不易也遊焉而適於  
流動者勝無不宜也秋月在空中驚鷗不起湛然者滄  
蔚然者凝即之而弭清聽之而無声息焉而拙於澹  
泊者靜無不宜也朝而游焉暮而息焉含咀乎詩書  
六藝之文以求古聖賢之用心於是而日有得焉則  
疑滯可釋而躁妄可祛也天理可明而人欲可去也  
小人可異而君子可幾也則是居之豈獨擅溪山水  
木之菁華以為觀美而已哉吾聞汝器行義高二鄉

而不受薦辟敬禮賢士大夫而善教其子孫則功溪  
善舍之所以貽謀者非旦夕慮也

黃氏東郊別業記

居弟傳之子孫經始者不可不為之慮而有以教之  
也是故慮其棄德也而教之以趨善慮其忘孝也而  
教之以尊祖慮其驕而逸也而教之以勤儉而又為  
之遊焉息焉之所以舒暢其性情而養其德何莫而  
非教也如是為子孫計可謂善於貽謀者矣富貴與之  
家有不幸無術者惟知華其第宅豐其帑藏廣其器  
畚將俾子孫世守之而未嘗知為之慮以教之也焉  
得而長有哉閩人黃雍字叔敬今潮江左布政使黃  
公之家嗣世居郡城年三十餘教行孝友恬然老且好

志在務德積善以世其家頗厭舊居之喧乃于東鄉  
壽城十里許得幽曠之地曰前爽以父命告別業焉  
建宅如干楹居其弟子姓最以務孝稱其正堂曰宗  
德中堂曰為善最樂使弟子輩目在之所以應其德  
德而教之以趨善也建家廟於正寢之後以奉其  
祖考歲時有事必安必誠使長幼觀感而效社稷  
以應其忘孝而盡之以尊祖也宅東南有池為水曰  
清約南曰畔讀處諸子弟日肄業於其中雖暑沐  
課習有程蔬食菜羹衣無文綺每當播植易耨必使  
躬歷目視以知稼穡之艱難非慮其驕逸而教之以  
勤儉乎西得亢爽之地以作亭臨高綠自萬象在下  
水光山色昏旦異觀題曰江山真趣而目其景之勝

為八詠暇日或從賓友携童冠休憇於是遊焉息焉又所以舒暢其情性而養其德也其於經始慮遠之圖視不孝而居富貴者異矣夫善德之基也孝德之本也勤儉德之脩也遊焉息焉以養之者德之助也務德以居業吾知其長有也宜哉

崇義堂記

三衢常山楊氏衣纓望族也上世以儒術仕而顯者代有其人存仁父肥遜山林脩德行義以教于家二子服庭訓栳栳稱其家兒伯字友善仲字友閭父嘗戒之曰士大夫之家所以異於人以其有詩禮之教博孝友之行也子以昧庭訓往往不能有為恒懼身之不脩以忝前聞朝夕惕若宗兄某尚無忘所自出

篤友于之愛則幸矣暨存仁父謝世友善兄弟方弱  
歲念治命之在耳痛茲庭之莫再友恭兩盡愛好弥  
薦妻孥化成子姓則徇一門之內和樂藹如也迺備  
肯堂于湖井之上願曰崇義永崇丁南友闈以精通  
數孝徵詣繕工服勞既久才名益著近得循例賜  
歸以待徵用瀕行詣予請曰先君子有命命予兄弟  
毋相猶毋競爽惟式好是圖某兄弟不敢忘思光昭  
乃訓以求其傳然而顧名思義以自警惕非文不彰  
發其義以導人衆於茲善鄉先生之職也敢請記予  
聞而誌之謂曰君子之立言貴名教之有裨苟為不  
然雖一奚益請為子言崇義之義孟子曰義人路也  
天下之事莫不由焉不由焉如人之行不由於路其

可乎哉誠知義之可崇舉無餘事矣豈獨惇睦一畧  
而已哉蓋惇睦者孝弟之事孝弟雖曰仁之用然皆  
天理當然之則人所共由孰曰崇義不自茲始乎然  
予於伯仲有濱告焉夫同氣相求天之恒性易於親  
厚者也異姓相聚人之常情易於踈薄者也親厚者  
一旦為踈薄者所間亦從而踈薄矣子之兄弟旦望  
登斯堂當重申此義以相戒勉使閨闈之內戶庭之  
間一於親厚而無踈薄不惟不可問亦無間矣詩云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夫兄弟之惇睦父母之至懷子之先入鮮  
不及見九原可知吾計其輟然矣先夫入嗣後嗣  
自近以及遠舍是何以哉若是則斯堂不負崇義之

名而予言於名教寧無小補耶

聚景樓記

浙之東臨安山水最勝高叔潤氏居西墅構樓而擅其勝焉名之曰聚景其從叔江右俞憲汝梅子友也稱叔潤好賢樂義能以声利歸其懷抱遠近士大夫至必賓接之登高四望則功臣前却朗峯後穆左延九洲右揖大廟焉者抗漏甍下者入衍奧若溪之水由天目百折東下至其地若練紆環泓泓潄潄煙雲魚鳥出沒不時四時朝暮態狀萬殊或對客弦雅琴歌古詩持觴投壺以賦以詠二子日侍左右而遊焉息焉所即者端士所聞正言執而不拘適而不踰雅容舒徐日染而耳濡以世之庸衆人汲汲於且

恒若不足者視之斯愈矣顧有記也惟二氣流通  
乎四時以發育萬物其自形自色者皆景也若無情  
焉而所以然之妙實不捨聖賢每卒其昭著者以示  
人蓋以天地之氣象同乎吾心之理也是故靜而山  
仁者有常也動而水知者不恬也川之流道體不息  
也鳶飛魚躍化機流動也庭草不除生意同其萌也  
風來月到胸次同其莹也夫如是則景之聚而接於  
視聽者非耳目之娛心之娛也蓋娛於耳目景之聚  
於外者也娛於心景之聚於內者也景聚於外非不  
暫得而自快也流連荒亡而悲感易生焉景聚於內  
則光明湛寂融液充溢自外至者漠然無所動於其  
中矣叔潤好賢樂義既有以異於庸衆人則斯樓景



之張日接於視聽者豈獨耳目之娛哉汝晦之歸想  
日與賢士大夫登臨其上覽斯景之聚或與予言有  
瞻合者尚率以告其一二

福源書室記

不居其物而名其物名為虛居其物而不以其物物  
為虛名虛者誣物虛者負然而居之而以之而後名  
之斯不誣矣斯無負矣金玉木石之工不居其物而  
名其肆人就而求之無以應之鮮有不恠其誣者矣  
居其物名其肆不能以之成其器人就而求之無以  
應之鮮有不恠其負者矣故治金玉木石居之必富  
以之必精然後敢以名其肆曾謂書士事也反不如  
予哉予每見世人好以書名其居者有曰堂焉有曰

舍焉非一也。就其應求之無有也。即有之。扣其義。然則聞之。是與金玉石之肆。不居之。而名之。與居之。而不能以之。以在。惟取怒者。何以異哉。又烏知其不有居之。以之。而後名之。不誣不負。無恠無怒。若吾友丕武。刘先生者乎。先生家吉水之西。地曰福源屋。數十楹。有書數千卷。揭其題曰福源書室。祖以是傳之。孫父以是詔其子。兄以是謝諸弟。通而習之。寤寐浸滋。不知幾世矣。至於先生。力探理源。止道之域。本諸經訓。以昌厥詞。誕浮纖。侏素志。不尚冰炭。中嘗以書經第乙榜。三徙校席。累造端士會。朝廷封建親藩。菟用儒碩。大位剋進。乘傳詣闕。擢輔衛。邸敷陳引翼一出。至誠醴筵。遇降人。不為過。三子熏被膏馥。吹

談獲雋並列儒官丞又方欽諸孫始始秀峙若階蘭  
初蒞客至挾策吾伊襟觴塗窟驪子鳳雛行將見之  
噫先生之室以書為名譬之金玉木石之肆所居者  
麗水荆山之英鄧林泗濱之產而又有宗工四石以  
施其切磨剗削之技精粗惟叙矩規惟度以成其器  
以應人之求以薦郊廟以棟厦屋以振律呂何施而  
不宜先生聞而謝曰前人手澤貽謀貴遠無實致謗  
猶懼弗免謂予宗匠予何敢膺請書之楣以戒後生  
遂書之

明讀軒記

杭之仁和有胡生名某隱于秦溪之上有田數十畝  
書數千百卷書則方蓋於南畝時其播穫輸租傭於

官以其致餘養其親夜則讀孔子孟軻氏之書體味  
其言於日用常行之間以之脩身事親置器於於無待  
於外也常謂人曰古之聖智其德未遠則隱於農以  
樂其道一出而克舜其君民以天下為己任者伊尹  
傅說是也未過則食其力而不廢其孝既遇則能建  
功業以致顯名者兒寬朱買臣之類是也其次也知  
其命之不遇而不求聞達於人朝出而晡暮歸而讀  
書山樵水漁以養其父母而畜其妻子俯仰無愧於  
心者唐董邵南之徒是也又其次也上焉者不可  
尚矣次焉者亦有命焉不可以幸致也又其次焉者  
予願李之而未能也因顏其居之軒曰晡讀問因其  
友吳興沈崇來求予記予聞而嘆曰世復有斯人乎

今人讀書粗能識字即思得尺寸祿奔走伺候於形勢之塗凡可以為進取者無所不用其心而有願享董生如斯人者是蓋不可以不知也夫董生之不遇於時而遇夫知董生者故其名卒聞於後世以之視當世之人未為不遇也今生之不遇知慕董生者也而未遇乎知生如知董生者故生之名未若董生之聞也雖然董生之不遇初不求其名之聞於人也而後世卒聞之者由其遇夫知之者也生既知慕夫董生之不遇矣尚慎知慕其所以遇夫知者哉

存愛堂記

君子將營其室必先建家廟於正寢之東禮也夫禮莫大乎尊親尊親莫嚴於奉祭祀予讀祭義而感

論著之詳體論一切禍福吾夫子一言足以蔽之曰  
祭如在夫所以祭如在者非精一念慮以極其誠  
敬則不能也夫齋之日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  
心志嗜慾不忘乎心愛之極而有若存焉者矣蓋吾  
之身祖宗父母之遺體也往化來續時雖有不齊而  
木本水源氣未始不貫也思慕之至而遂感通理之  
自然也今世士大夫家能不視為虛文以忘焉忍焉  
者寡矣於是而竭其心力豈不有足尚哉吉水羅氏  
江右世家也由唐宋迄今五百有餘歲詩禮之聲夫  
而遠舊嘗有祠堂界三族之間元季燬于兵蒙泉先  
生圖回復之者果而卒其子汝寬承先人之志改築  
於居室之東亢土地之亢爽規制之宏廣溪山水石

之幽勝為一鄉偉觀者視昔有加焉落成之日既奉  
先世神主居其室又鑲其封贈誥命表志碑銘于石  
列植于東西序顏其中曰存愛正統改玉甲常執教  
官考績吏部謁予求記噫其用心亦勤矣世人從官  
者不好市美田宅為子孫計惟勸力盡瘁以致存於  
祖宗者幾人使羅氏之子孫登斯堂而顧名思義於  
有事之日果能極其愛以致其若存將見祀考來格  
而孝孫有慶矣其所以受福祿於無窮者視彼以美  
田宅享遺而未必能守者斯愈矣汝寬名仁今工部  
侍郎汝敬之母弟清脩博雅觀其續脩家乘懋懋於  
尊祖敬宗故丁寧以告戒來胤忠厚之意藹然溢於  
文詞之間涼德之人能知是乎因書以為記

清樂軒記

駙馬都尉沐公第宅之東有軒焉顏曰清樂軒之上  
下四旁不施丹碧聖以純素入其中瑩然而生白軒  
之前則惟石可并隆伏葱蒨以時而敷祭公曰燕坐  
軒中重門盡扁織塵不起香一縷書數千百卷或窺  
覽奧義搜剔異同興至則鳴絃賦詩揮翰作諸體書  
未嘗挂燈半大夫士之賢者時來候謁躬出肅入整  
折忘勢居商京三十年未嘗一日變易是以好賢樂  
善之譽亦久而日新寔比蕤登是軒拜公于賓死之  
下命記以文退而乃為之言曰清之氣鍾於兩間者  
造物恒悵惜之不輕以畀人故得之者可以為聖為  
賢而不得則為凡愚况得而能好好而樂樂之者乎



公之先王勛塞天地忠貫日月其聲於遠烈所以銘  
鼎彝而照法青者不一而足分節  
主博之子孫與  
匡同父故公之伯仲叔季建牙掛節  
未幾而取而公  
又聯姻戚  
恩慈兒大無有倫  
雖取錄鼎食之  
幸珠履玳簪之娛皆公之所固有  
曰不宜哉而公  
之所榮者乃下在是獨取天地間之  
至清者而樂之  
惜分陰於道德仁義之鄉陶性情  
發詩書詞翰之妙  
使其靈臺丹府浩然如是軒之白  
本者有毫分為益  
貴所役者其取舍之  
所從負豈無能辨之者乎  
寔觀目五  
貴戚之家沉溺於富貴而流  
連荒亡者蓋時不知清  
之可樂故也樂其清斯所謂保富貴矣若公之賢孰  
得而企之哉

紀瑞圖記

紀瑞圖者黃帝其美其令而作也人有恒言天下無不可化之心乎初不以為然今而信然蓋黃帝之子江左難治之名聞天下後先為令者有未知措手足而謗戾隨之者故天官每當注署恒以不易而難其人宣德中貴溪周君旭鎡由通政司幕官以才藻令是邑始至召邑民父老之良有力者告之曰令不德以天子命吏來牧尔民聞尔民所居有瀕海阻山者或負險慢令長養以孫子習成風令聖明在位四海一家孰肯自外嗇教以被不善之名父老往諭令意父老無過有若此者滌而新之為善莫矣於是民皆感奮遵令服殺爭先取後而獲悍者尚粗

故習之利首鼠前卻且信且疑君怒曰是梗化之民也  
也穰芳弗蠲與植嘉穀乃取其尤無良者痛繩之以  
法其徒始而譁君束之益固中乃大沮君徐紆之終  
則帖然以服今皆驩然樂以趨矣自是令出若勁風  
偃草不勞施為莫不如意藩臬部使者以名聞特  
命增其祿秩俸 璽書褒美之稱其為令居天下第  
一嗚呼孰謂今無古之人哉先是天雨麥于郊及秋  
而穫有一莖而兩穎者有一莖而三穎者有一莖而  
四穎五穎者芄芄纍纍紛不可較民歌之曰兩岐之  
秀兮先民有謠和氣致祥兮今也則饒孰得我無飢  
兮惟令之招未幾有桑異枝連理駢結絲密其葉  
若民以為瑞又歌曰昔無附枝兮今也綢繆我茲蠶而

永考年歲朝憂軼俾我無寒兮惟今之求於是邑之  
大夫士立於朝者無不嘆息以為難圖其端而歌  
詠之太孛生金如璧以圖來求記管德米梁初予嘗  
翰林君時以材選入中秘閣稽纂脩功載相與甚習  
時年少精緻器識固已軼出行輩一別二十年而君  
之政績果聞于朝野豈易得哉古人言大丈夫不  
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其利器君之謂矣

四德堂記

晏子曰父慈而教慈主愛而教善義也故愛子教之  
以義方古之訓也夫父子之恩由於天性不為而厚  
者也為人父者不慮其不能愛惟慮其過而疏於姑  
息以忘其教尔田野細民之子服勞於農工商賈之

事已未嘗逸焉即不教不過愚而矣公卿大臣之子弟席父兄之榮盛沈溺於燕安餽膏梁而厭統毅小人附熟者又爭出巧佞以媚悅之不有大防能無潰決者矣希此黃氏所以有四德之堂也黃居闕為右族方伯公以明經擢高科一蹴而登徽省臨饗盛之區專種藩之寄者二十年為其子弟者雖乘空策肥牽黃臂及蒼以願指氣使巧佞媚悅之徒亦迴所不至公蓋惟恐其有一於此也公嘗曰市澤澤府翻朴之藪肥甘沃榮喪志之地構宅一區俾四子雍廣誠讓居之而且畊且讀焉其居共一堂而各其脩惠之齋雍曰崇德賡曰世德誠曰樹德讓曰豫德合而名其堂曰四德蓋徵其務德以為繼述公來京師俾子發

義而記之凡言德者善善純懿光明正大之稱蓋天  
之良貴所性而有者也務之則成不務則棄棄尊而行  
之謂崇繼而緝之謂世種之有立之謂樹思之  
不忘之謂懷信能用力於是四者以有得於心雖未  
至於聖賢且將不失於善人君子矣公之所以愛其  
子而教之者視義方之訓弘矣哉不聞務德者昌其  
胤昔公之上世務之而昌於公公益思務之以昌其  
子孫又欲其子孫務之以昌其後來者所務不已所  
昌益大居是堂者益亦知所務矣

一心堂記

孔川葉君茂芳自祖父以來若干世未嘗分財異居  
食指近五伯余而庭無間言乃顏其所居之堂曰一

心蓋取武王余有臣三千惟一心之義欲其齊同也  
夫入之家所以不齊者由衆心之不一也能一其心  
則無有不齊者矣然其所謂心者人各有之善惡好  
惡有如冰炭之不同者苟欲一之使盡同果何道哉  
亦惟天理而已蓋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始有不同  
者也是故繆彤掩戶自過而諸婦扣頭謝罪蘇瓊鳴  
咽流涕而普明乞身更思由是觀之欲一衆人之心  
亦不過推吾之誠心感動之而已耳苟吾心之未一  
而欲衆心之一難矣哉茂芳嘗與予言其于源比自  
垂髮時從鄉校中讀書暮歸必令就燈下講說朱子  
小學嘉言善行之切於人倫者數言後請歸比第  
熟讀其言則知其友心大有所益余亦然

人周儻好義事繼以孝聞友於從父兄弟愛踰  
已之子是以一家之內聽順而悅有琴瑟墳墓之  
無不有掣肘之慮然則其孝之家能一其心者良  
以茂芳之心無二也非所請脩身而教于家者乎詩  
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斯之謂歟源字士澄顯悟  
好孝為郡庠生有才名稱曰必在以此張揚其家言者  
也是為記

文山書屋記

開化縣治諸山鷲而東南僅十里許環為輿谷一峯  
直聳起雲漢間綴其兩翼中穹旁下拱揖相向層層阜  
亦張函網於冷澗迥若映其土地爽和而曠饒稼則  
益獲是若姓吾氏之居在焉地曰文山也山水秀而



得名也吾居開化惟一族自宋公天以長厚積善見  
齋于鄉里入國朝奉明經第進士致顯官若纓組  
相望若南先生于友也少隱于文以孝為行不累  
仕進守年郡太守強辟為獨庠師秩滿陞麗城教諭  
再調東莞以歿從子体字用敬諡恬好孝由邑庠生  
額鄉薦為長垣校官成績來亦師謁予請曰先伯  
叔即世詩禮之緒責實在体比歲伯兄用中即舊宅  
之東改作孟樹之扁曰文山書屋志欲儲書以訓子  
孫体聞而喜喜新喻丞江君孟良為面其景頌臨生  
生文以記之其幸得承恩賜告歸寧將携之堂中  
以示諸子姓先生之教也予方慨善有父之不可作  
而用敬兄弟思綿文獻於悠久其志之美可尚也

之以言予又何炫焉每見富豪之家高其垣墉室之  
棟藻其節枘而充之以金帛賞貨為子孫計者十  
蓋八九以經訓貽謀者幾人殊不知財多則驕溢而  
實怨以及於患是蓋有損而無益也務卒則賢而則  
居仁由義而安富壽榮矣二者之得失不待智者能  
辯之而世之去彼取此者恒必今吾氏之居以書名  
其有見於此乎信有見焉計後日必有賢子孫出而  
益光大其文獻不惟書舍之名不虛文山之秀且因  
入而益勝矣